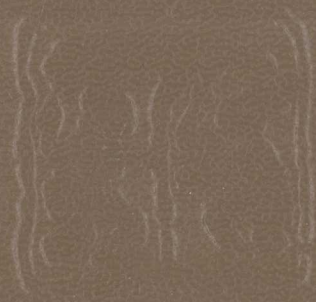


史記會要考證

馬國漢 著
王仲賢 校
余英時 評



第十卷

中華書局出版

史記會注考證

K204.2
91310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司马迁 著
[日]泷川资言
会注考证

社 长： 马森彪
总 编 辑： 杨济东
责任编辑： 杨济东

ISBN 7-5378-1597-6



9 787537 815970 >

史记会注考证

司马迁 著

[日] 泷川资言 会注考证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9.625 字数:3780千字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

ISBN 7-5378-1597-6

I·1548 定价:300.00元

史記會注考證卷一百二十二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史記一百二十二

史公自序云：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爲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王鳴盛曰：酷吏傳論稱十人，蓋邳、都、甯、成、周、陽、山、趙、禹、張、湯、義、縱、王。

溫舒尹齊滅宜杜周也而其敘首中又帶敘侯封龍錯二人共十二人龍錯雖刻深究以文學進子長不忍抑之與刀筆吏及攻剽為羣盜椎埋為姦者伍故只用帶敘侯封則於敘首中已明目之為酷吏矣而不數者子長意以酷吏惟郅都當景帝時餘皆盛於武帝之世侯高后時人故略而不數於都傳中特提云是時民朴畏罪則固無所專重法矣而都獨先嚴酷云云者深著都實首惡以為世戒也次敘甯成周陽由皆從景帝入武帝者而又特提云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末又結之云自成由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成由等矣見酷吏多而吏治壞在武帝世也又次趙禹而言禹晚節吏愈嚴而禹治反名為平其用意如此後又詳述盜賊滋起官事耗廢皆由酷吏所致乃又云慘酷斯稱其位一似自相矛盾者紆其詞耳又曰十二人中得免禍良死者僅趙禹尹齊杜周三人而已棄市者五人自殺者三人究鉗者一人陳仁錫曰敘酷吏十人錯綜聯絡如寧成傳附郅都事張湯傳附趙禹事義縱傳附寧成事楊僕傳附溫舒事總成一篇文字奇絕愚按酷吏傳元是一篇各本每段提行故陳氏有是言今復史公之舊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集解孔安國曰免苟免也。

導之

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集解何晏曰格正也。下正義顏云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格至也言御以政刑則人思苟免不恥於

惡化以德禮則下知愧辱而至於治也。考論語為政篇

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

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顏云：老子道德經之言也。上德體合自然，是以有德，下德務

於修建，更以喪之也。法令繁滋，則巧詐益起，故多盜賊。老子三十八章。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

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天下之罔昔

嘗密矣。案鹽鐵論云：秦法密於凝脂。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顏云：通，避也。言吏避於君，民避於吏，至乎喪敗不可振。

救，考證。賈誼過秦論：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通。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

沸。極生。至于君臣相通，若救猛火及揚盛沸之湯，言難止也。非武健嚴酷，惡

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舉也。言敗亂之時，武健嚴

酷，能薄快耳。若以道德治，則沒溺沈滯於政也。故曰：聽訟，吾猶人也。

必也使無訟乎。然而立政行德，則使其絕於爭訟也。下

士聞道大笑之。四十一章。老子非虛言也。董份曰：前以孔子老氏發端，故又以聽訟二語復明其說。此

太史公照應處，文字之易見者也。

漢興，破觚而為圓。

觚，八稜有隅者。高祖反秦之政，破觚為圓。

謂除其嚴法約三章耳。中井積德曰：觚謂其稜角不泥其六八可也。

斲雕而為朴。

斲，應劭云：削瑠為璞也。晉灼云：斲，弊也。斲，理凋

弊之俗使反質樸也。朴，無飾也。破觚二句，言反自然。

網漏於吞舟之魚。

法令疏

而吏治

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

烝，蒸謂純一。烝，蒸謂純一。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顏師古曰：黎庶也。艾，讀

曰又，又治也。

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道德不在嚴酷。

高后時，酷吏獨

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

顏師

古云：轢，謂陵踐也。音來的反。愚按：侯封未審其人，禽殺也。漢書作夷。

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

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

錯，非酷吏比也。特借言刻者之

不可為耳。

其後有郅都、寧成之屬。郅都者，楊人也。

東，郅都。徐廣曰：屬河

書云：河東大陽人。括地志云：故楊城，本秦時楊國，漢楊縣城也。今晉州洪洞縣也。至隋為楊。唐初改為洪洞，以故洪洞鎮為名也。秦及漢皆屬河東郡。郅都墓在洪洞縣東。

南二十里漢書云郅都河東大陽人班固失之甚也大陽今陝州河北縣是亦屬河東郡也

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

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

歲卒入廁

案姬生趙王彭祖也漢書無卒字卒猝也

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

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

乎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還歲亦去太后聞之賜都

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矚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

莫能制

漢書音義曰矚音閉小兒痲病也荀悅音閑郅氏劉氏音竝同也

於是景帝乃拜都為

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矚氏首惡餘皆股栗

徐廣曰矚戰搖也栗懼也

漢書族滅作誅何焯曰僅誅首惡法之正也族滅此都所以為酷耳錢大昕曰據漢表都自濟南太守遷中尉在景帝前七年而郡守更稱太守乃在景帝中二年則其時不得稱

太守也太字衍漢書無太字

居歲餘郡中不拾遺劾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

考 顏師古曰言猶如統屬之也。愚按下文云不可以居大府。

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

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

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

也。而都揖丞相。

倨傲揖揖而已不拜也。

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

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

蒼鷹。

致猶極也。陳仁錫云。太史公叙酷吏。首郅都曰。獨先嚴酷。次寧成則曰。治次楊僕則曰。治放尹齊。次杜周則曰。治與宣相放。曰。治大放張湯曰。酷甚於溫。舒節節血脉聯絡回顧。

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

簿。

考

顏師古曰蒼鷹言其擊之甚。臨江王景帝太子榮。廢王臨江事詳五宗世家。顏師古曰簿者獄辭之文書也。

臨江王欲得刀

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

而書之。古者無紙筆。用刀削木爲筆及簡牘。沈欽韓曰。恐其告言他事也。

魏其侯使人以閒與臨江王。

曰閒與伺閒隙而私與也。

臨江王既

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案如字，謂以法中傷之。

也。以危忍之法中射於都，令有罪也。顏師古曰：謂構成其罪也。

都免歸家。

公卿表：景帝前七年為中尉三年免。

孝

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

從事。

言從家便往雁門上官，不令至朝廷謝。書持節作即顏師古曰：即就家拜。李笠曰：此班馬別裁。

匈奴素聞郅都

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

書居作舉。

匈奴至為

偶人象郅都。

漢書作寓人象案，寓即偶也。謂刻木偶類人形也。一云寄人形於木也。今本漢書作偶，寓偶古同聲通用。

令騎

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

漢書無竇太后竟四字，何焯曰：漢書去四字，似都為匈奴所聞矣。沈欽韓曰：遷書在前，疑得其實。荀悅漢紀云：匈奴中以法，太后以臨江王之死也，怨之，遂斬都。荀紀全據

班書抄撮故為潤飾，愚按史文自通，竟字承上文以危法中都漢字對匈奴而言。

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

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寧成者，穰人也。

徐廣

曰寧一作甯
種屬南陽

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爲

人上，操下如束溼薪。徐廣曰：一無此字，顧案韋昭曰：言急也。漢書亦無薪字。顏師古曰：溼物

則易滑賊任威。書滑作滑稍遷至濟南都尉。百官表云：都尉，秦

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而邳都爲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

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邳都如此。數及成往，直陵都

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邳都死。後長安

左右宗室多暴犯法。安左右京邑之中也於是上召寧成爲中尉。

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徵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顏云：金吾，鳥名也。

其治效邳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惴之

武帝卽位，徙爲內史。武帝當外戚多毀

瑞反怖懼，皆

人漢書作人皆

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為不復收。

賈誼之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寧成始、周壽昌曰、刑極、即謂被髡鉗、如淳曰、不復收、以被重刑、將不復見收用也、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

上音紀、買反、下音他、活反、謂脫鉗也、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

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也、又音勢、下音天、得反、買陂田千餘頃、

假貧民、役使數千家。假貧民、言假借貧民、力營而分其利也、數年會赦。致產數千

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寧成

後事、在義縱條下、御覽、使作役、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

因姓周陽氏。徐廣曰、侯五年、孝文六年、國除、周陽故城、在絳州、開縣東二十九里、漢書、舅下無父字、中井積德曰、厲王之母、趙

兼之姊、父字衍、錢大昭曰、由嘉定人、見淮南王傳、由以宗家任為郎。案與國家有外戚姻屬、比於宗室、故曰宗家也、中井

積德曰由，是周陽之支子，用周陽侯之保任為官也，周陽即失侯，其家未必絕矣。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

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

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考證漢書撓作撓所居郡必

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

俱為忤。集解漢書音義曰：堅忤也。考證漢書無與字，俱字，忤，害也，很也。司馬安之文惡。集解漢書音義曰：以文

法傷害人。考證汲黯傳云：黯姑姊子司馬安，文深巧善宦。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

集解徐廣曰：漢書作馮，伏者軾。案均等也。茵，車蔭也。伏，車軾也。言二人與由同載一車，尚不敢與之均茵軾也。謂下之也。漢書伏作憑也。考證言周由驕恣而獨畏汲

黯，司馬安同車，常下之也。茵，車中所藉也。伏字或作軾，以皮覆軾，在前，人所馮者，故又曰馮。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

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

由弃市。案風俗通云：勝屠，即申屠。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

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趙禹者釐人。

集解徐廣曰屬扶風音台
案隱音胎釐縣屬扶風

正義音胎故釐城在雍武功縣西南
二十二里古郃國后稷所封漢釐縣也

以佐史補中都官。

案隱案謂京師
諸官府史正義

若京都
府史

用廉爲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

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

案隱蘇林云言
若無比也蓋云其

公平也考證無害文無害能通曉
法令無所凝滯也解詳蕭相國世家

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

集解漢書
音義曰禹持

文法
深刻

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爲御史。上以爲能至太

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

集解徐廣
曰論一作編

作見知吏傳得相監

司。

正義謂見罪知有罪皆須舉之考證漢書傳下無得字是也見知吏傳相監司
皆律令之名史記平準書云張湯爲廷尉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

漢書刑法志云孝武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鹽鐵論
刺復篇云愒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之法起即是事也見知一事吏見知其罪不舉也秦
始皇三十四年紀云吏不舉者與同罪此法秦時有之吏傳相監司一事傳讀爲轉司讀
爲伺何焯曰謂互相監察也沈欽韓曰謂所部屬吏有罪坐其長上也愚按屬吏有罪長

上坐之長上有罪屬吏坐之

用法益刻蓋自此始張湯者杜人也

集解徐廣曰爾時未為

陵考證漢書張湯傳杜下有陵字故徐廣云爾

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

肉其父怒笞湯

考證藝文類聚引史還字在父下文順

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

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

集解蘇林曰謂傳囚也爰易也以此書易其辭處鞠窮也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書自證不如此言反

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鞠一吏為讀狀論其報行也考證章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愛惡故移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故曰傳爰書也考證傳有數

說張晏云傳考證驗也是一說顏師古云傳謂傳逮若今之追逮起對也是一說錢大昕云傳當作傳傳音附謂附於爰書也張文虎云錢說是傳者附比之義猶今比某律以定

罪也是一說劉奉世云傳者傳囚辭也是一說劉說近是爰書自證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是一說章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愛憎故移換獄書使他官考實

之故曰傳爰書也是一說劉奉世云爰書者趙高作爰歷教學隸書時獄吏書體蓋用此故從俗呼為爰書也是一說蘇林云爰易也以此書易其辭顏師古云爰換也以文書換

其口辭也是亦一說蘇顏近是王先謙曰傳爰書者傳囚辭而著之文書也蓋此數者皆見之文辭劾一也爰書二也論報三也三事具而獄成矣掠治乃有爰書訊鞠然後論上

故下言父視其文辭也中井積德曰說文報當罪人也論報是一事

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

考證鄧展曰罪備具

考證具獄、猶言具成案。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集解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考證**使書獄、辭練習其事也。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

為諸卿時、**集解**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王太后之同母弟也。武帝始立、而封為周陽侯。**正義**按周陽前封趙兼、國除、今封田勝也。**考證**王啓原曰、田勝

為卿、百官表闕、蓋在景帝後元之末。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集解**韋昭曰、為之先後、

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

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集解**漢書音義曰、方中、陵

白、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如淳曰、大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陵之尉也。韋昭曰、

太府、公府。**正義**服虔曰、藏壙中、長皆有丞尉。中用地一頃餘。又冢墓記云、築成城、然後

錯石帶白沙及炭。**考證**調、遷也。茂陵、武帝壽陵。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顏師古曰、大

方耳、治方中、監穴中營作也。愚按正義有訛脫。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

補御史、使案事。

考證武安侯田份、周陽侯之兄。建武六年、為丞相。漢書張湯傳、御史作侍御史。

治陳皇后蠱獄。

深竟黨與。

釋漢書武紀元光五年皇后陳氏廢捕為巫蠱者皆梟首漢傳蠱上有巫字。

於是上以為能稍遷

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

集解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釋王闡運曰言以文法律令拘守職之吏使不得出入李楨曰按刑法志湯禹條定律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

之誅所以深文拘吏者如此。

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

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

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

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

釋方苞曰言見獄辭與文法應輒取之而不覆

按其事以求官屬陰惡也。

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之。

釋章昭曰制御人。

始為小吏乾

沒。

集解徐廣曰隨勢沈浮也。翻案服虔曰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

索隱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正義此二說非也。按乾沒謂無潤及之而取

他人也。又云陽浮慕為乾心內不合為沒也。釋顧炎武曰乾沒大抵是微幸取利之意。洪頤煊曰乾沒即幹末二字之借言所幹末務即所謂逐什一之利也。晉書潘岳傳其